



## 皇姑寺的伏地古槐

西黄村的皇姑寺里有一株奇特的伏地古槐，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。那古槐壮硕的身躯向东北倾倒，几乎是趴伏在地面上。几大枝杈从身上的多个方向探出，顽强地昂头向天，顶起一派浓荫，郁郁葱葱，一片生机。一般说来，树干都是直立向上，它怎么就趴在地上了？原来，这里面有个奇特的故事。

话说明末清初，皇姑寺起了一把大火，连烧了几天几夜，那火苗子窜起老高老高，光芒耀眼，把寺庙烧成了一片白地。寺

里的尼姑们没了栖身之地，哭天抢地，那叫个凄凉悲惨！火光惊动了京城，也惊动了康熙皇帝。康熙皇帝经常在西山转悠，他可是知道这皇姑寺的名声，就微服到皇姑寺来私访。他打扮成一个富商，骑着一头毛驴，就进了西黄村。看到寺里的凄凉景象，他不住地摇头叹息。尤其是皇姑寺西院的一株二三百年的古槐，让他吃惊不小。那古槐烧得浑身黢黑，枝叶全无，就那么孤零零地直指太空，好像在向老天哭泣和诉说。康熙心说：这皇姑寺正好在京西古道上，往北可去香

山和八大处，往东直奔阜成门，往西通浑河（永定河），西南边可就是卢沟桥了。我要的是天下太平，五谷丰登，这么个可以来回歇脚的地界儿，怎么着也不能如此凄惨吧！他打定主意，骑驴回京，立刻传旨拨款重修皇姑寺。也就一年的时间，皇姑寺又恢复了以往的面目，红墙环绕，殿宇辉煌，晨钟暮鼓，香烟袅袅。康熙皇帝被请来主持落成典礼，他要给新落成的皇姑寺起个名字。满腹文韬武略的康熙，按说给寺庙起个名字不算个事儿，没想到这次还真就卡壳了。他住在皇姑寺西侧的行宫里，左思右想，拟写了十几个也不满意。这时候，奇迹发生了！半天里响起一个霹雳，那棵老槐树突然倒在了地上，头冲着康熙住的行宫。卫士们赶紧向皇帝禀报，跟随的大臣们也赶紧找辙解释。康熙皇帝问：“外头怎么了？”大臣们说：“老槐树

感激您的再造之恩，给您跪拜磕头呢！”康熙出来一看，可不是，那老槐树笔直地趴伏在自己的前面，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。大臣们就说：皇上，老槐树都知道对您感恩戴德，这真是善有善报啊！

康熙一听，大为高兴，立即挥笔写出了“敕赐显应寺”的匾额。从此，皇姑寺的正名被“显

应寺”取代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俗话说：千年的松，万年的柏，不如老槐树拐一拐。说来也怪，自打康熙皇帝给寺庙起名后，那老槐树却也劫后重生，恢复了生机，枝繁叶茂。到今天，它还趴伏在那里，每天念叨着康熙爷的恩德，守护着皇姑寺的平安呢。

门学文



## 莫把“磨室宫”写作“磨室宫”

周至五代时期，石景山地区属蓟国地。后蓟国衰落，约在西周末年被燕国兼并，燕迁都蓟城。石景山地区属燕国都邑地。

司马迁（约前145或135年-？），字子长。西汉史学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。早年遍游南北，考察民俗，采集传说。初任郎中，元封三年（前108年）任太史令。后因对李陵军败降匈奴事辩解，获罪下狱，受腐刑。出狱后任中书令，发愤完成所著史籍《太史公书》，后称《史记》。《史记》为中国最早的通史，语言生动、形象鲜明，不仅是优秀的文学作品，而且对后世史学、文学均有深远的影响。

《史记》卷三十四·燕召公世家第四载：“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，卑身厚币以招贤者。于是昭王为魏筑宫而师事之。乐毅自魏往，邹衍自齐往，剧辛自赵往，士争趋燕。燕王吊死问孤，与百姓同甘苦。”这段话的大意是，燕昭王在燕国战败后登上

王位，他用谦恭的态度、丰厚的礼物招贤纳士。于是燕昭王为郭隗改建住所，并以老师礼节相待。乐毅从魏国前往，邹衍从齐国前往，剧辛从赵国前往，各国贤士争着奔赴燕国。燕昭王吊祭死者，慰问孤儿，与百姓同甘共苦。

据考，燕昭王（前311年—前279年）即位后，在今石景山区衙门口村附近筑碣石宫和黄金台招贤纳士，励精图治。（清《光绪顺天府志》地理志九载：“衙门口村，旧有碣石宫近此”。一统志：碣石宫在宛平县西。史记：邹衍如燕，昭王筑碣石宫在幽州蓟县西三十里，宁台之东。）石景山区古城村南百余米处（首钢设计院以南），旧有以（金）黄油沙土堆起五、六亩大，一房多高土丘一处，疑为黄金台遗址。

《史记》卷三十四·燕召公世家第四又载：“二十八年，燕国殷富，士兵乐轶轻战。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，与秦、楚、三晋合谋

以伐齐。齐兵败，湣王出亡于外。燕兵独追北，入至临淄，尽到齐宝，烧其宫室宗庙。齐城不下者，独唯聊、莒、即墨，其余皆属燕，六岁。”这段话说的是，燕昭王二十八年，燕国殷实富足，士兵乐于打仗。于是命乐毅为上将军，与秦、楚、三晋（韩、赵、魏）共同谋划攻打齐国，齐国兵败，齐湣王逃离国都。燕国军队单独追逐败兵，进入齐都临淄，搜取齐国宝物，焚烧齐国宫室、宗庙。齐国未被攻下的只有聊、莒、即墨城，其余均属燕，前后用了六年。

《史记》卷八十·乐毅列传第二十载：“……济上之军受命击齐，大败齐人。轻卒锐兵，长驱至国。齐王遁而走莒，仅以身免；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。齐器设于宁台，大吕陈于元英，故鼎反乎磨室，……”这段话的大意是，济水之上的燕军奉命攻打齐国，齐兵大败。士兵轻装、燕军精锐，长驱

直入至齐国都城。齐王逃到莒城，保住了性命；而齐国的珠玉财宝、兵车甲冑和珍贵器物全都运到了燕国。齐国的珍贵器物陈设在燕国的宁台，大吕（齐钟）安置在元英宫里，以前被齐国军队掠取的燕国宝鼎又重新安放在磨室宫。

《史记》正义《括地志》云：“燕元英、磨室二宫，皆燕宫，在幽州蓟县西四里宁台之下。”清《光绪顺天府志》地理志九载：“宛平西四十里山底村（后称山下村），亦曰旁邨，北辛安，已（以）上村在永定河东，旧有宁台、元英，磨室宫近此。史记乐毅传：齐器设于宁台、大吕设于元英。故鼎反乎磨室。括地志：元英、磨室二宫皆燕宫，在幽州蓟县西四十里宁台之下。”《光绪顺天府志》地理志还载：“西北（典史驻城管鲁古等邨五十三。）三十五里磨石口镇，千总驻焉。”

综上所述，《史记》所记述

的磨室宫在清《光绪顺天府志》写成了磨室宫。查《古代汉语字典》，磨读作（立），磨读作（模），磨与磨二字，音不同义也不同：磨为古丧礼执紼（引棺柩大绳索）者名册，或为石声；磨为磨治石器或按磨说成是把粮食弄碎的工具。所以，笔者认为，磨与磨二字不能通用，更不可替代。而鼎为古代最有名的器物，常见者三足两耳，用于烹煮食物或铭记功绩。相传禹曾铸九鼎，为传国宝器。燕国把齐国掠取的燕宝鼎夺回来，重新安放在磨室宫，说明燕鼎举足轻重；为此，燕昭王设磨室宫，专门安放燕鼎。如果把磨室宫说成是磨石宫，令人不可思议。因为清《光绪顺天府志》中已经明确指出“宛平西四十里山底村、亦曰旁邨，北辛安，已（以）上村在永定河东，旧有宁台、元英，磨室宫近此。”这是不争的事实，理应受到尊重。

官庆培